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二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益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

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
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
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
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
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
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
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

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
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
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
也然板築之功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
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
將數十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
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

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内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瀆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

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
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
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
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
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
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
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
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後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臣無將相遂以天下為己

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

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

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

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
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
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
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
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
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
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
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

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

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
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
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為之奉
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
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
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
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

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
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完
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
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
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
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
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
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

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

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宗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宗韜留鎮蜀繼發頗疑宗韜宗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宗韜素嫉宦官嘗謂繼發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發監軍李從襲等見宗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宗韜不郊迎延嗣

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

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
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
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
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
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畧其
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
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

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

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
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
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
士桑弘遷殿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
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
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
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

其家殺園而後白誣園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

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沉毅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

已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無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

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
為辱國固止之及攻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
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
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
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
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
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
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

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
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
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
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
而誠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
中希重誨首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明宗大
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
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

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

誨由是不復敢言。蓋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無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

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璘得吳諜者
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璘
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
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
誥之問不至始奏貶璘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
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
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
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

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蓋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

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
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
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
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路道
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
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
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
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

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

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
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
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
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
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
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
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槓擊其首
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

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

而入

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

因崇政

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叅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倖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郭崇韜傳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

大監本訛太今改正

彥珪以告劉皇后○珪監本訛珍今從上文遣宦官馬

彥珪改正

安重誨傳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園而後白○

臣文清

按袁樞通鑑紀事云重誨奏遣使賜任園死端明殿
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

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圜本傳亦不載姑附於此
重誨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
王○臣文清按胡三省辯此語曰重誨自以私憾欲
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
為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
未可信也

五代史卷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

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鉞擊之中章墮

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内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

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
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
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
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
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
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
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

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

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
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
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
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
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
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
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
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

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
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
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
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綴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
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
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
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

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于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

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槓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将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

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
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
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
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
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
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
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
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

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
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
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
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
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
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
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
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

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嘗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

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
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廂步軍
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
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
燕擊趙深州圍脩縣存審與史建瑋軍下博擊走梁軍
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為先鋒屯臨清
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
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

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
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
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
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
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
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

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鄆壘陽敗而走鄆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存審曰可

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鄆大敗之鄆閉壁不復出存審曰
鄆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
沙苑鄆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
大敗之張文禮弑趙王王鎔晉遣閭寶李嗣昭等攻之
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
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
審在契丹攻遼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
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

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豈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

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
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
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
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
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
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
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
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

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為
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
希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
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
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
殺權知州高遜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為帥
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
使龐起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

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

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絕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瑋已為晉

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
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
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
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
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
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脩縣是時晉精兵皆北
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
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

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
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
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瑯
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
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
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脣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
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

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

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
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
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
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
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
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
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

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
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
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
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
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
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旦
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
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

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

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
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
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
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
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
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
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

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
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
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
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
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
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
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
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

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
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
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
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
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
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
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
在禮在禮送羊酒搗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

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
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
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
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
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
分諸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
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
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

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
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
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
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
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
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
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
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

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
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
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
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
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
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
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
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

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
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
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
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
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
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

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

尚能為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能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關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鐵林都虞候從

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
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
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
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
從戰胡柳指揮使益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
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
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
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荅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

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

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李興之
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
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
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二十六

宋

歐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栢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

欲以劒自我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寃莊宗壯之
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
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
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
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
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
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
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

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

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
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
上言習厚飲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
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
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
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
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

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
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
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
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
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
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
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

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
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
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
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
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
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
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

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歛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

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

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

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

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

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歛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

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
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
忙無暇聞者笑之厯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
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
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
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
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
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邠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

首稱藩至于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偽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敵使無類然而天生四裔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

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
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
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
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
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
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
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討使與康延
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

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

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咎嚴
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
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
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
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
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
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

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

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
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
斜谷吾必反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
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
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又將兵益戍閬
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未至璋已反攻
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
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

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
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
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
晉以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
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
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
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璋累厯藩鎮又在華州得魏

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奴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歎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挾璋陰事欲言之璋許

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
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
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
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
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
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
自盡

五代史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

二十七至
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洗馬臣王昶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錄監生臣龔士隆

謄錄貢生臣黃譽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

歐陽

陽

修

撰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手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

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

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為人罷為左
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是
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
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
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
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
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

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為
閹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
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
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
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竝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
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又其所用多
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為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
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

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殺而家人止之使者促

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
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
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
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
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
房嵩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
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

肩等計議昭肩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嵩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

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贊幸明宗病殺
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
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
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
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
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嵩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曷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曷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曷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曷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

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

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肩孫為荅詔曰宜以惡語抵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

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時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

為民初延朗與嵩竝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嵩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肅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
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
其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
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
有智者為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
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

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厯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
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
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
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
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
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

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

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

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

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

今西帥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
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
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
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
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
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
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

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

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

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

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斂軍士也已

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
胡韃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
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
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
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
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
走歸國於節未虧異於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
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
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傳

五代史卷二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

朱弘昭傳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玉從紫禍起有端○一

本脫起字今從監本

五代史卷二十七考證